

道常无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无爲而无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樸无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傳曰萬物皆有名也而道常无名則有名者莫不爲之賓故言萬物將自賓則以无名言之雖然此知无爲而已无爲而无不爲則未嘗有夫无爲也故萬物將自化自化則我與萬物莫非道也孰知萬物之賓與其所以賓哉故方其自賓也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者復於无名之樸而已方其自化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樸而无名之樸亦將不欲也无名之樸亦將不欲則宜特无爲而已而亦未始有夫无爲者也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侯王守道以至於此則可謂不欲以靜矣天下其有不自正者乎夫老君真人也宜不弊弊然以天下萬物爲事而於侯王之間如此其諱諱何也道以修之身爲真而以修之天下爲普使王侯者知而守

○道德真經傳卷之二

之別修之天下不亦普乎夫不審其道而欲與天下同之仁也欲同之天下而先之侯王義也而學者顧見其言有絕棄仁義則曰老子極提吾仁義而小之也吾所不取嗚呼彼不見其所以絕棄之意宜其不取焉耳

道德真經傳卷之三

資政殿學士呂惠卿傳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爲而无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无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傳曰道之可道非常道則庸有得而有之者乎上德者以无得爲得唯其无得乃所以得也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者以不失之爲得者也唯其不失故雖得而非德故曰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爲非故無爲也卑德之自然而實无以爲也下德不知出此而爲之故不能不有以爲也夫德无以爲足矣而且有仁焉則是爲之也然上仁者之於仁无所事仁而仁者

也是爲之而无以爲也仁則不可獨者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必有義焉雖上義不得不爲者也是爲之而有以爲也仁者施之而已義則擇所施之宜者也未責所報也禮則施報矣來而不往非禮往而不來亦非禮施報之義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以其往而不來雖不以禮繼之猶不爲非禮以禮之理固如是也上仁上義上禮猶如此則其下者不論而見矣由是觀之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禮豈虛言哉禮之相責望者如彼則忠信傳曰道一而已而得之則得之者與道爲

自此薄亂爭自此起而智謀之所以用也

是禮雖所以治亂道所以首亂也前讖雖也昔之得一者莫不然也仰之而天也得二非一也唯其得之而无得故謂之得一

常生於厚厚則其性薄則其僞去性而作僞未有不亂者也人之自知常在於明明其實智則其華離實而務華則未有不愚者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厚不居其華故忘仁義絕禮學遺智慧而志於道德之大全是之謂去彼取此

將怒竭萬物无以生將怒滅侯王无以爲貞而貴高將怒廢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殺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譽无譽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所以寧寂之所以靈虛之所以盈萬物之所以生而侯王之所以爲天下貞者也使天无以清則裂地无以寧則發神无以靈則歛谷无以盈則竭萬物无以生則滅而侯王也无以爲貞而唯貴高之知其得不

蹙邪故貴以賤爲本則未有貴者乃貴之所自而立也高以下爲基則未有高者乃高之所自而起也然則貴而无其貴高而无其高乃侯王之所以爲天下貞而不蹙者邪是以孤寡不殺人之所惡而賤也而

○貴高以爲稱者以其所本爲在此也故致數而極之以至於一則貴不異乎賤而卑不離乎高而舉出於元譽美譽无譽則歛也昔之得一者莫不然也仰之而天也得一以清故覆焉而不傾俯之而地也得一以寧故載焉而不陷神无形而至寂者也以寧故載焉而不陷神无形而至寂者也以得一故妙乎有生而靈谷有形而至虛者也以得一故應乎所感而盈其衆爲之賤之謂也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

傳曰道之周行萬物非不逝也而其動常在於反所謂極始得其環中以應无窮者是也運動乎天地非不強也而其用常在於弱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骋天下之至堅无有入於元間者是也故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唯有爲能生天下之物而无又能生天下之有則道之動在於反而其用在於弱可知已然則欲反而弱者无他致一以極乎无而已矣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无形道隱无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傳曰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則聞道者死生固不足以累其心豈苟知之而已哉上士聞道真聞之者也真聞之則无所復疑特勤而行之而已矣夫道亦何以勤行

爲哉曰觀諸心以契其所聞則勤行之謂也中士聞道聞之而未審焉者也故若存若亡若存若亡則不能勤行之一出焉一入焉而已矣下士聞道聞之而不信者也故大笑之所以大笑者以情求之而不得故也使道而可以情求則彼不笑之矣故曰不笑不足以爲道若古之建言者有之凡皆不可以情求之謂也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是之謂明道若昧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則无物不然

○无物不可是之謂夷道若類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是之謂進道若退上德者无爲而无以爲者也然其應如譽斯不亦若谷乎大白者襟除玄覽而无疵者也然愛天下之垢斯不亦若辱乎廣德者廓乎其无不容也而未嘗自見自是自矜自伐也斯不亦若不足乎善建者不拔而建之以常无有非確然有見者也故曰建德若偷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而非所驚也故曰質真若渝大方體之无南

无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无東无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此大方之无隅也大成若缺然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此大器之晚成也大音者聽之不可聞故希聲大象者視之不可見故无形凡此者皆道也然謂之明而若昧謂之夷而若類謂之進而若退以至音而希聲象而无形名與實常若相反故以道隱於无名而以名名之則常若相反者也唯道爲能如此故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而生之富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莫非道也故曰夫唯道善貸且成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炁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而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樂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傳曰道之在天下莫與之偶者莫與之偶則一而已矣故曰道生一既謂之一則謂

之者與所謂爲二故曰一生二有一有二則有三矣故曰二生三故唯无名則已苟謂之一則其適遂至於三三立而萬物生矣故曰三生萬物凡幽而不測者陰也明而可見者陽也有生者莫不背於幽而不測之陰而向於明而可見之陽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負則背之抱則向之也雖然必有冲然以爲之和蓋陰與陽二也冲然一也萬物不得一无以生故也故人之所欲者軒冕富貴也而其所惡者孤寡不穀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而遂有之以爲固則向陽而不知反之甚者也古之制名者以其所惡而爲王公之稱者欲其貴而不忘賤高而不忘下抱而知所貢向而知所反以不失乎冲一之和而已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滿招損謙受增時乃天道也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我之所教道也教而不以我義者則亦非道而已蓋唯通於道者爲得一得一則无我无我不爭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舉反是死之徒而已君子之教人雖或不然然至於反一而无我教之所自而生也

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問吾是以知无爲之有益不言之教无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傳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无有入於无

物則水是也无有入於无間觀於物則然是也水以其柔弱故幾於道然而不能无形者也而猶攻堅強者莫之能先然以其無質故合於神然而不能无死者也猶能入於无間而況以无形之至柔太易之未見蒸於以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於无間則孰不爲之動而亦何入而不自得哉故

病是故愛名欲以貴其身也以甚愛之故并其良貴而失之是太費也蓄貨欲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并其至富而害之是厚亡也夫唯有德者知至貴之在己而无待於名也故知足而不辱知至富之在己而无待於貨也故知止而不殆不辱不殆則可以長久矣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傳曰列士之所徇者名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食夫之所徇者貨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多於貨也故曰身與貨孰多

所徇者名則世謂之君子所徇者貨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所徇雖或不同而亡其所存則一也然則得名與貨而亡其存則不知亡之病於得也故曰得與亡孰

病是故愛名欲以貴其身也以甚愛之故并其良貴而失之是太費也蓄貨欲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并其至富而害之是厚亡也夫唯有德者知至貴之在己而无待於名也故知足而不辱知至富之在己而无待於貨也故知止而不殆不辱不殆則可以長久矣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而已矣

清靜為天下正

傳曰萬物始乎是終乎是大成也然始無所始終無所止故若缺唯其若缺故其用日新而不敝萬物酌焉而不竭是盈也然益之而不加益故若沖唯其若沖故其用日給而不窮大直者曲之而全枉之而直者也故若屈大巧者刻形象形而不爲巧者也故若拙大辨者不言而辨者也故若訥如是无它凡以有本故也本者何也今夫寒熱者天地之所爲有形之所不免也而一躁焉則可以勝寒一靜焉則可以勝熱以一時之躁靜猶可以勝天地之所行況夫體无爲之清靜以爲天下正則安往而不勝者乎故以言其成則若缺而不伸其巧若拙而工其辨若訥而論此之謂有本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冀天下无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

於欲得故知足之是常足矣

傳曰天下有道民之智能已於耕食之間而盜爭銷於无欲之際而其死已脫矣故曰却走馬以冀天下无道見可欲以爲造兵之本雖有封疆之界不能定也故曰戎馬生於郊然則罪之所由生者何耶可欲而已矣故曰罪莫大於可欲由可欲故不知足則雖有餘而不止也平爲福有餘爲禍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由不知足故欲得欲而得之則怨咎之招而兵之所以不足也故曰咎莫大於欲得故不知足者雖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爾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

而成

之大固无窮也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之所及者寡矣所知者幾何哉天道之遠固不測也必待窺而後見之則目力之所及者寡矣所見者幾何哉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知天下之所以爲天下故不行而知見天道之所以爲天道故不見而名夫何故以其備於我故也知之於所不行名之於所不見則不爲而成矣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无不爲故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傳曰爲學者未聞道者也未聞道而求之則不得不搏故曰益爲道者已聞道者也已聞道者而爲之則期至於无爲而已故

曰損而損之者未免乎有爲也并其損之者而損焉而後至於无爲无爲者无有而已无不爲者乃所以无无也此之謂絕學无憂无憂之謂神神也者物物而非物者也則取於天下也何有由此觀之取天下

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觀莊周之所以應帝王者而深求之則可知已

聖人无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无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慷慨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傳曰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出入

元時莫知其鄉操存捨亡則无常體之可

測出入无時則非今昔之可求莫知其鄉則非方所之可得神則若是人心亦然聖人先得我心之盡者也故无常心而以百姓心為心猶之鑑也无常形以所應之形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兒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無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焉老子之心之无常猶已而已矣

傳曰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則生死相
爲出入而已矣生之徒十有三則由生而
善之知其心之善不善无常而以德善之
故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知其
心之信不信亦无常而以德信之故也物
得以生之謂德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之謂

何常之有哉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
善之知其心之善不善无常而以德善之
故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知其
心之信不信亦无常而以德信之故也物
得以生之謂德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之謂

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則德者性之所
自出則无不善不信明矣聖人之在天下
慷慨然不已為百姓渾其心渾其心也者
使信善者不以自異而不善不信者不自
棄故也百姓皆注其耳目唯聖人之為視
聽而聖人皆孩之注七也者遇之以慈待
之以厚雖有不善不信猶善而信之知其

心之无常猶已而已矣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其道而動之死地者也夫何故以其生生
之厚蓋由生得生由死得死者固不必論
而以生為事而反之死地其失為在此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
甲兵兒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
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焉老子之
於此言固已體之而言蓋以疑之言聞以
質之何也此莊周所謂重言耶嘗試論之
人之所以遇虎兕被甲兵而虎兕甲兵之
所以能傷人者以吾有身故也今我視吾
心莫知其鄉則吾心不可得吾心不可得
則吾身與物亦不可得內不見有身外不
見有物則孰為死地孰為虎兕甲兵而投
其角指其爪容其刃哉然則善攝生者夫
何以如此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
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
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
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傳曰萬物之生常本於无名之物而其畜常在於一而未形而物得以生之際无名者道也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者德也及其爲物則特形之而已非其所以生且畜也

己有形矣則無者不得不無鱗介羽毛者不得不鱗介羽毛以至於幼壯老死不得不幼壯老死皆其勢之必然也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然則勢出於形形出於德德出於道道德本也形勢末也本尊而末卑本貴而末賤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齋而常自然此其所以能以无爲之柔弱而勝形勢之剛強則王侯之所以賓化萬物者在此而在彼也然則雖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至本而言之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莫非道也而道終无名焉故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先閉其門終身不動開其光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天遺身殃是謂襲常

傳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則經所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者是也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常无名而爲天下母何也蓋有名徒爲萬物母而未足爲天下母无名天地之始則自天而下皆生於无名故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也闡道易得道難得道易守道難今我既得其母以與心契矣非持間之而已也則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也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而我常守之而不失則天下孰能以其所出而害其^生其所出自哉此其所以殺身不殆也塞其先閉其門終身不動此則守其母之謂也心動於內而吾縱焉是之謂有先有後心出而交物我則塞其先而不通不通則心不出矣物引於外而吾納焉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

是之謂有門有門則物入而擾心我則閉其門而不納不納則物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雖萬物之變莫若於前各歸其根而不知矣夫何動之有哉古之人有能廢心而用形者以此道也若開其先而不塞濟其事而不損則我之心直爲物之逆旅莫遵守者何恃而不亡哉此所以終身不救也夫惟守其母者每見其心於動之微則寂然不動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見小曰明守无形之至柔而物莫之能勝也故曰守柔曰強用其光以照其動之微復歸其明以反於寂然也則未嘗開光濟事以至於不救何殃之有哉若是則襲於知和而深不可見矣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天遺身殃是謂襲常

哉

傳曰君子之於道不可以不劇心心劇而無餘雖萬變陳於前而不足以撓吾之靜

夫何施而畏哉使我不能劇心而有介然之知行於大道則唯施是畏求其周行不殆不可得也况夫開其允濟其事者耶大

道之爲體不知而知則夷之甚者也而民乃欲以有知求之是好徑而不知所由也人之生以食爲本而食必出於田田治而倉實倉實而食足食足而財豐財豐而延治以知其本之所自出故也今以介然有知之心而行於大道則已不得其母不得其母則其子非吾有也非吾有而取之猶之洒掃其庭內無其田虛其倉而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亦非其有而取之矣非盜誇尤以爲也豈道也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

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傳曰凡物以建而立者未有不拔者也唯為道者建之以常无有則善建而不拔矣

凡物以抱而固者未有不脫者也唯為道者抱神以靜則善抱而不脫矣夫唯所

以以祭祀不輟也世之所謂修德者或修之於天下國家而不知其本真乃在吾身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或修諸其身而不能推之於天下國家者故曰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也莊周以爲通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其說出於此也然則何觀而修之身

傳曰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比其長也則老是謂不道不適早已

耳目交於外心識受於內而益生日益多則其厚者薄矣爲道者損其所益生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夫赤子之爲物特以其受冲然之和積而未散而猶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況夫充純然之守通乎物之所造而其和大同於物者夫孰能害之魏文侯之間卜商是也蓋唯精爲能致和何以言之今夫赤子不知所取而握固不知所與而峻作則精也使赤子也介然有取與之知則而有又知吾觀之所自而觀美既知吾身之所自

身者已足而无待於外也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若是而已矣古之所以藏天下於天下者用是道也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乳牡之合而

峻作精之至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蒸曰強物壯

則老是謂不道不適早已

不一而粗矣其能知是乎故曰骨弱筋柔

而擢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无所憂愠故雖終日號而嗌不嗄則和也使赤子也有所憂愠則炁戾而不和其能若是乎故曰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夫形

金精復與天為一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精而至於相天則其充沖炁之和以至大同於物不足異也故致道之極則至於復命

復命曰常含德之厚則至於知和知和亦曰常則道德雖有間及其會於常則同也

知常則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莫以心使炁爲哉故益生則曰祥禍福无有則无人灾祥者禍福兆於此而人灾隨之矣心使炁則曰強強梁者死之徒夫致虛而守柔者道也道乃久沒身不殆致實而強則物而已物壯則老其道也哉故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

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踰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傳曰知至於知常則知之至也知之至則默而成之而无不理也何所容心哉苟爲彰益敗多有故聖人云我无爲而民自化我

不能无言則不能无我雖知之非真知者也故曰知者不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

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則默而成之之道也若然者萬物一府死生同狀无所甚親无所甚踰故不可得

而親不可得而踰不就利不違害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禁通不醜窮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夫可得而親踰利害貴賤者則貴在於物而物能賤之不可得而親踰利害貴賤者貴在於我而物不能賤也其爲天下貴不亦宜乎然則知道者固然不言故曰今以言言道則言非道也而知者乃以言爲知則是知知矣斯言所以不得不不出也以其言出於无言雖言猶不言也夫道豈默然也哉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奢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无爲而民自化我

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樸

傳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其來久矣則其所以治國用兵者固不同也治國者不可以不常且久者也故以正而不以奇

正者所以常且久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有道者不處兵而常且久則是處之也故以奇而不以正奇者應一時之變者也以其故不能不有以爲以正故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也治國而无所事智則

有事之不可以取天下也明矣故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何以知无事之足以取天下哉以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而知之也夫唯爲不出於无爲而至於有事則天下多忌諱以避其所惡則失業

者衆而民猶貧人多利器以趨其所好則下難知而國家滋昏民猶貧而多利巧國家滋昏而奇物滋起此法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有也法禁於法之所加而不能禁於法之所不加令行於今之所聽而不能行於今之所不聽民貪而多利巧則令有所不聽矣國家昏而奇物滋起則法有所不加矣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有也若然者凡以有事取天下之過也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樸此則取天下而常以无事之證也蓋我无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則民多利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未之有也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樸則天下多忌諱而民猶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亦未之有也蓋其失之也由有事故天下多忌諱而民猶貧人多利器而國家滋昏唯其如此故民多利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也其復之也由无爲故好靜无爲故民自

化而絕巧棄利奇物不起好靜故民自正而盜賊无有由无爲好靜故无事而无欲以无事故民自富而无忌諱之貧以无欲故民自樸而无利器之昏其序然也

其政閭閥章第五十八

其政閭閥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穢兮福所倚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无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遂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傳曰以正治國以无事取天下則其政閭閭閭者言其不躁於薄也以智治國以有事為天下則其政察察察者反閭閭者也故其民缺缺缺者言其不全於樸也淳淳故安於德性而不爲禍福奇正善

全乎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故不以一人斷制利天下廉而不剝故勝物而不傷直而不肆故能曲全而枉直光而不耀故用其光復歸其明此无它取此閭閭而去彼察察故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畜夫唯畜是謂早復早復謂未免求福而未必得以爲正也而有時乎爲奇以爲善也而有時乎爲妖而禍福奇正善妖未知孰在也徒令智夢而難治

是不全於樸也何則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有所宜有所拂者世所謂禍而有所宜則福所倚也有所宜者世所謂福而有所拂則禍所伏也則孰知其極而避就之耶自徇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則所謂正者果未可知也今爲正者復或爲奇此爲奇者彼或爲正善與妖亦然則天下之禍福正奇善妖果未可定也民自有知以來速而執之其日久矣柰何重之以察察之政而使之不得反樸而

知其極則不物而能物者也雖有土而

道德真經傳卷之四

六八

資政殿學士呂惠卿傳

治大國章第六十

無其累矣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然則畜之

爲道是謂深根固蒂長生又視之道也精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

長生者視之^若而衛而保之則^若而視久

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神者生之根畜而藏之則根深而生長矣長生者視之^若而衛而保之則^若而視久

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道德真經傳卷之三

傳曰得有國之母以治國雖大无難也烹魚者不可以煩而烹小鮮者尤當全之而不割者也治大國者亦若是而已烹而割

之則傷矣以道蒞天下者謂之大制亦不

割以傷之而已及其至也則其鬼不神凡以不傷之所致也何以言之鬼之爲道非不神也厥與人雜擾而見其神則不能不傷人而所以不神者以聖人爲能以道蒞天下使人不滯其性不遷其德无大喜大

怒以干陰陽之和所謂處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者也則是聖人亦不傷人也唯聖人爲能不傷人故陰陽和靜鬼神不擾萬物不傷群生不天則其神不傷人也神不傷人則无以見其靈響而神焉由

傳曰治人而不以人之所以爲人者而治之則人不可得而治矣事天而不以天之所以爲天者而事之則天不可得而事矣精神四達並流而无所不極化育萬物其名爲同帝則人之所以爲人而天之所以爲天者也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則人其有不可得而治天其有不可得而事者乎故曰治人事天莫如畜也夫唯畜其精神而不用則早復者也苟爲不畜而費之至於神弊精勞雖欲反其

